

人間無條件/美滿

吳念真

美滿有兩個丈夫，一個戶口內，一個戶口外；兩個孩子，一男一女，也是一個戶口內，一個戶口外。

每當有人說她好命，人生就像名字，她都回應人家說：「我的人生？就像遇到鬼！」

美滿十八歲那年嫁給大稻埕一個商家的小兒子；洞房之前她不知道這個丈夫長得是圓還是扁，不過，所有親戚都說她會很好命，因為老公比較得寵，吃、穿都占雙分，當老公的媳婦肯定吃好、穿好、責任少。

結果呢？美滿說：「看到鬼！就沒人跟我說他爸爸娶了四個老婆，生了十個兒子外加七仙女，他是四房生的第十七個小孩，他爸爸連他的名字都常忘記！」

那長得像不像小生？「看到鬼！像門神，黑又粗，第一晚就從暝頭把我整到快天亮，第二天差點起不了床。」

或許是這樣，結婚才三個月，先生奉召去當兵，「我肚子裡的小孩也差不多三個月大。」美滿說：「一聽到他要被派去海外，我哭到眼淚乾，他竟然還殘忍地跟我說『萬一我沒回來，你還年輕，有機會就找人另外嫁。』」

先生剛到海外的初期還有信，來自一個陌生的地方叫馬來亞，後來慢慢沒消息，而那時候台北也開始不平靜。

「美國的 B-29 整天蠅蠅飛，防空壕我永遠跑最後，為什麼？肚子大跑不動！好不容易躲進去，婆婆還叫我要背朝外、肚子朝裡，開始我不懂為什麼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她的意思是萬一飛機掃射的話，我的身體至少可以擋槍子，我死沒關係，孫子要留住。」

世局不平靜，沒想到家裡也出大事，聽說每天都要吃一盅烏骨雞燉巴參的公公沒病沒痛地忽然就死了。

「雖然是非常時期，出殯的場面還是大，想想看，四個太太外加在家的十六個兒子、女兒還有內孫外孫……，道士一聲：哭！三條街之外的人都以為是空襲警報響。」美滿說：「之後發生的事……不相信的人一定以為我是在講故事。」

美滿說丈夫家的祖墳在觀音山，出殯隊伍浩浩蕩蕩才上了山，沒想到空襲警報的水螺又響。

「美國仔大概以為我們的陣頭是部隊，從淡水那邊才飛過來，機關槍就開始掃，所有人又哭又叫到處找地方躲、找地方跑……，老實說，我婆婆還不錯，她拉著我往路的下邊跳，說來也真巧，跳下去的地方剛好有一個比肩膀寬一點的涵洞，我就拚命往裡頭鑽，婆婆在外頭拚命推，還大聲地跟我說：『你肚子要朝上仰著鑽啦……，』不過，她話還沒講完，外面就好

像發生什麼大爆炸，接著是大地震，我眼前一黑，什麼都聽不見、什麼都看不見。」

「後來我是被拖出來的……，整個涵洞的出口都被土石蓋住了，要不是人家看到婆婆露在外面的腳，都不知道裡頭還藏著我。」美滿說：「天壽美國仔大概嫌掃射慢，竟然乾脆丟炸彈。結果呢，死一個公公還不夠，那天又死了七、八個來湊，婆婆就是其中一個……。那個下午真的像在演電影，大家除了忙著搬屍體、救傷患，你知道其他人在幹什麼嗎？大家都在找棺材！」

她說誰也沒想到炸彈會那麼準，好像剛好就炸在被擱在路邊的棺木上，於是一堆人就在那個還在冒煙的大窟窿裡頭找公公。

「現在想想……那場面實在淒涼又好笑，整個山上斷斷續續都有人這樣哭喊著：阿爸啊阿爸……啊，這裡一塊腳！……阿公啊阿公，這裡有他的衫！」

婆婆死了，丈夫不在，勢單力薄的美滿除了原有的房子之外，公公的遺產一點都沒她的分。那是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事，五月孩子出世，八月台灣光復，外頭到處鞭炮聲，十九歲的美滿卻抱著孩子看著丈夫的照片在屋子裡哭，不知道未來該怎麼過日子。

或許注定有貴人，有一天抱孩子去看醫生，街角遇到一個瞎眼的相命仙，坐下來就把一肚子的恐慌和疑惑丟給他。

相命仙說：「從我『有眼睛』到現在也沒看過桃花這麼旺的人，一輩子交往的人撥不離、算不完。」最後的結論是：「如果未來想有安穩的日子過，有兩種行業挺合妳的命格，第一是開酒家，第二是開旅社。」

她把相命仙的話講給人家聽，沒想到連娘家的人都說：「相命的话如果可以聽，狗屎都可以吃！」

美滿倒是著了魔般地下賭注，賣金飾當本錢，雇工人把房子大改裝，三個月後以兒子的名字命名的「富源大旅社」正式開幕。當天第一個入住的客人正是那個相命仙，而且從此一住就是十五年，不但把旅館的房間當成相命館，甚至當成自己的家。

「頭腦巧，不如時機抓得好。」之後美滿常常跟人家這麼說：「光復不久，先是中南部的人往台北跑，誰知道沒幾年卻碰到唐山人往台灣逃。」

富源不僅生意好，一度還成了尋人中心、聯絡站、地下錢莊以及職業介紹所。

生意好，但美滿難免也會有怨嘆，覺得生意場應該是男人站前面，「啊，我怎麼連一個可以幫忙、可以依靠的男人也沒有？」

不過，美滿果然桃花旺，才開始這麼想，漢亭竟然就出現。

漢亭原本在南部製糖會社當技師，光復後國民政府來接收，他莫明奇妙地

被解雇，一氣之下就跑到台北住進富源到處找頭路，他有技術，可是卻缺背景，也沒口才，旅館住了兩三個月，什麼也沒找到，最後好像連志氣都沒了，每天騎著腳踏車載著美滿的兒子四處逛。

美滿倒覺得這個人不但老實又愛孩子，最重要的是他什麼都會修，從電燈不亮、電話不通、水龍頭漏水到牆壁龜裂，只要叫一聲「漢亭，拜託一下！」就什麼都免煩惱、一切都放心。

美滿之後都跟人家說：「不要以為我愛他，當時，我只是想拐他留下來當長工。」

漢亭倒不這樣認為，他曾經在喝醉話多的時候跟人家說：「她都以為我很呆……，其實，我早就發現她看我的眼神裡頭有愛意。」

總之，那年尾牙的晚上，或許兩個人都喝了一點酒，心情比較放鬆，美滿跑去敲漢亭的門，說年關近了，工作更難找，問他有什麼打算？

漢亭說自己也不知道，最壞就是回南部，種田、養豬死心當農夫。

美滿說：「如果這樣，倒不如就在富源幫我忙……，你看，我連尾牙也請你，可見我早就不把你當客人……，你南部有父母要奉養，我知道，所以每個月要多少錢……，任你說，我不會虧待你。還有，我知道你喜歡富源，富源也喜歡你，這種緣分更是不容易……。」

回憶起這一段，漢亭說，那時候他知道美滿的意思，可是「我還是在等最後她會怎麼表示」。

據說美滿最後是這樣講，她說：「你現在沒收入，房間錢我都收到不好意思……，若不嫌棄，其實，你可以來我房間住，跟我擠。」

美滿倒是大方承認她的確這樣講，不過，她也說：「住進來的第一晚，我才知道，哼，原來不會叫的狗一咬人就不肯放！」

人生走到透，美滿常說很多事是注定的，別鐵齒，當命中的某顆星辰走到哪個位置，該遇到的事怎麼也躲不掉。

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相命仙告訴美滿和漢亭說：「會平安啦，免驚惶，只要漢亭忍一下，不要莽撞地想拿木劍去拚步槍。」

隔了兩年多，有一天晚上相命仙和漢亭都喝醉了，美滿聽見相命仙又有點大舌頭地跟漢亭說：「真奇怪，你和美滿未來這一年的主運都走同樣的路線，都是『悲喜交集，哭笑不得』。」那是一九四九年夏天的事。

也從那年秋天起，旅館裡天天擠滿一大群南腔北調的唐山人，有人攜家帶眷，有人妻離子散，儘管來來去去都是不同的人，卻都有同樣的一種神情叫茫然。

不過，美滿記得那女人抱著才出生不久的嬰孩半夜出現在眼前的時候，她在那張蒼白虛弱的臉上看到的彷彿不只是茫然，而且還有驚嚇和絕望。

女中說已經告訴她沒房間了，但那女人堅持不走，說她走不動了，而且需

要吃些東西，逼一點奶給嬰兒喝。

美滿說媽媽的心情自己當然懂，於是讓她在女中的統鋪上先休息，然後下廚煮了一碗麻油蛋包加麵線給她吃，不過，問她叫什麼？從哪來？除了微笑之外，她卻什麼都沉默，一直到最後才跟美滿說：「什麼都不知道，對妳比較好。」

「第二天清晨的事，現在想起來啊……還是會哭。」美滿回憶說：「她才掏奶餵孩子，外頭一堆軍人就帶槍衝進來……，她把孩子給我抱，孩子沒吃飽開始大聲哭，她倒是冷靜地從破包袱裡掏出一個龍銀遞給我，什麼也沒說，就扶著牆走出房間跟那些軍人說：『我在這裡，不要動槍動刀，不要打攪人家睡覺。』當那些兵把她的手折在背後押出去時，我記得她硬是掙扎地轉頭看了一眼……，只是不知道她是在看我……，還是在看我手上的孩子。」

美滿說之後她被軍人帶去問了好幾天，祖宗八代的事都問，但就是沒人問起那個孩子。

不久之後新聞登了很大一篇，說有共產黨的組織被破獲，幾個「匪徒」都被槍殺了，巡察的警員偷偷跟美滿說，其中那個女的就是從旅館被抓走的那一個。

那天半夜等所有人都睡了之後，美滿要漢亭照著報紙上的記載，把那女人的名字和籍貫「湖南 長沙」寫了一張白紙貼到屋後的牆壁上，然後抱著嬰孩跟她鞠躬，燒香、燒紙錢，並且跟她說：「妳會找到我，這是咱有緣，妳的遭遇我不清楚，不過，現在妳安心跟著觀世音菩薩去就是，至於孩子……妳放心，我會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養！」

屋裡所有人都知道這個祕密，不理解的只有小富源，才四歲多的他不懂為什麼只隔了一個晚上，那個原本大家都叫她「紅嬰仔」的小小孩，忽然就有了新的名字叫「富美」，而且說從那天起她就是他的新妹妹。

富源不懂的事情之後還更多。

那年過年前，旅館的門前忽然出現一個又黑又瘦、一臉滄桑的男人，他遲疑地看著坐在櫃檯裡頭的卡桑好一會兒，開口沙啞地說：「美滿，我阿哲啦。」之後，富源記得現場所有人彷彿就像電影裡的定格一般全愣住，好像很久很久之後，才聽見美滿激動地說：「富源！富源！你阿爸沒死回來了！趕快叫阿爸！」

富源說當時只覺得怎麼會這樣？不是才剛多了一個妹妹嗎？現在……怎麼又多了一個阿爸？

每想起那段「悲喜交集，哭笑不得」的日子，美滿都會說：「富源只是搞不懂怎麼多了一個老爸，我是一下子有兩個丈夫才尷尬！」

阿哲剛回來的時候身體很差，請中醫調理了很久，精氣神才慢慢恢復，但

整個人的魂魄好像都散了，白天不講話，睡覺的時候卻整晚講夢話，甚至還會慘叫、哀嚎，美滿搖醒他的時候經常發現他一身汗，好像夢境裡受到什麼驚嚇或被追逐。

有一天美滿半夜醒來，發現失眠的阿哲手上竟然拿著好幾根人骨仔細端詳，美滿嚇到連話都說不出來，沒想到阿哲倒是溫柔地跟她說：「免驚啦，都是好朋友，我帶他們回來的。」

阿哲說早在日本投降前，他們的部隊已經被盟軍打得七零八落，潰散到叢林裡各自亡命，戰友陸續因為受傷、飢餓或瘧疾死了。

「沒力氣也沒時間埋他們……，只好把他們的手剁一隻下來，生火把肉燒熟了，用刺刀削掉，往背包一放繼續跑……。」阿哲說：「現在煩惱的是，當初忘了做記號，我分不清哪一隻是誰的。」

美滿說她還記得阿哲在講這些歷程時，那種溫柔的語氣和眼神。

阿哲後來逃到一個深山的村落裡，幫人家砍柴、墾山。

「知道戰爭已經結束後，我反而走不了，因為……我跟那裡一個女人已經有了孩子，總不能把人家丟下自己回來，妳說是不是？」阿哲平靜地說：「這都是命運，所以妳另外有男人，我也不會怪妳，何況當初我也講過，萬一沒回來，妳就另外找人嫁，講過的我不會反悔。」

那個女人和小孩呢？

美滿說：「很可憐……，阿哲講的時候還一直哭，說那邊每年都會燒山墾田，那年燒山的時候，風向突然變了，大火濃煙整個撲向村落，小孩和女人死了好多，阿哲說找到那母子的時候，孩子是被媽媽放在水缸裡，媽媽全身燒得大部分只剩骨頭，可是手還抱著水缸不放……。」

後來呢？兩個丈夫，妳怎麼處理？

「老實說，這兩個男人最初對我有夠好……。漢亭看阿哲身體好了，東西收收就要走，阿哲竟然去找他喝酒，要他留下來，說比起自己，他跟我的夫妻關係反而還更久；而且，富源也只認他當爸爸，而自己至少外面曾經有過家庭，回家……說起來反而像路過借住而已……，講了一大堆。」美滿說：「兩個人這麼客氣來、客氣去，倒楣的反而是我，明明丈夫有兩個，有一段時間卻活得像寡婦……，後來我生氣了，只要想讓誰陪，我就拿酒去找誰喝，兩個人給我輪流！」

「後來這兩個都慢慢變壞了……。阿哲大概南洋待過那麼幾年，知道哪裡有木材的生意可以做，跟我拿了一些錢做本，和漢亭一起做木材進口，把旅館生意丟給我自己扛……，沒幾年，這兩個竟然賺了不少錢，晚上經常穿得趴裡趴裡出去鬼混，有一天我出去抓，兩個人竟然在酒家裡喝得醉醺醺，左邊抱一個、右邊抱一個，看到我也不怕，兩個人竟然還裝蒜，彼此問：『今天不是應該你陪她喝，我放假？』」

那是民國四十六、七年的事，但經過五十年後，美滿講起來卻還是一肚子火，她說：「人間事若像水，女人的頭殼就像海綿，碰到的就不會忘；男人的頭殼像『孔固力』，潑下去轉眼乾。不信你去問阿哲，看他記不記得馬來亞山上的孩子和老婆？還有，你去問漢亭，看他記不記得當初怎麼『設計我』？」

到底是誰設計誰成了美滿和漢亭一輩子永無休止的爭論，有時候甚至連阿哲也會被牽拖進來，因為美滿會抱怨說：「當初要不是媒人亂設計，我這輩子也不會這麼坎坷。」不過，儘管嘴裡老是這麼叨念著，但他們心裡各自明白，是時代設計了他們。

面對無法抵擋的命運，人們也只能逆來順受，一如美滿的口頭禪：「天意！」民國五〇年代，南北二路數不清的年輕人湧進台北尋找發展的機會，美滿幾乎把那些短期投宿的「莊腳困仔」當作自己的小孩看待，不但幫他們介紹工作，甚至還當起媒人撮合姻緣。

美滿說這輩子經過「美滿作媒，保證美滿」的夫妻超過兩百對，然而她私下最想撮合的一對最後卻以遺憾收場，她說的是富源和富美。

美滿和漢亭在一起的時候並沒有辦戶口登記，阿哲回來之後，美滿當然還是他的「配偶」，漢亭只好自立門戶，而富美則是他門戶下的「養女」，和漢亭同姓，因此漢亭有時候會藉故哀嘆自己和富美都是「戶口外」的「外人」。

既不同姓又沒有血緣關係，所以儘管富美從小就叫富源哥哥，但美滿卻始終認為這兩個以後應該可以自然而然地「送作堆」。

「自己養大的女兒成了媳婦，還有比這個更圓滿、更讓我放心的姻緣嗎？」美滿說：「誰知道，他們兩個還挺認真地以兄妹對待……，天意啦！」

富美其實很小就知道自己的來歷，但她始終不覺得自己和富源有什麼不同，有時候甚至還會懷疑哥哥才是「戶口外」的人，因為上學之後她的成績永遠排在前頭，而富源則老是吊車尾，所以被寵的是她，經常被罵的反而是哥哥；富源勉強念完高職就跟著兩個爸爸學做生意，在外吹風淋雨，而她卻一路無憂地念完大學還出國留學。

多年之後她曾經跟富源承認說，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她很著迷他那種跟好學生完全不同的、率性而且海派的莊腳性格，但是「……怎麼說，你總是我哥哥，是不是？」

富源說當她講起這一段的時候，自己也差點失控。

「我怎會不喜歡她呢？只是那時候……她實在太優秀了，優秀到讓自己自卑，所以寧願當她的哥哥就好，至少可以因為『富美是我妹妹呢！』而有一點小小的驕傲！」

不過，這一段他可沒告訴富美，畢竟「……過去的事了，而那時候我已經

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了，能改變什麼？跟她說……，倒不如留在心裡就好。」富源說的「那時候」是一九七〇年代中期，富美在美國東岸的大學拿到博士學位，出國還不是那麼自由的年代，有商務護照的富源奉母親和兩個爸爸之命去參加她的畢業典禮。富美的博士論文聽說和台灣白色恐怖的那段歷史有關，她跟富源說：「研究這個，是因為想找到那個生我的媽媽吧？結果……沒找到她，卻反而找到更多跟她一樣命運的媽媽。」

富源旅館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結束營業，改建為住宅大樓，大樓的名字叫「美滿人生」。

二〇〇六年富源幫美滿辦了一場盛大的八十壽筵，富美也帶了美國丈夫和三個小孩專程回來，那時候阿哲和漢亭都已於幾年前往生。

美滿在觀音山建了一個塔位，把他們兩個放在一起，說以後自己也要住進去，「三個人從沒睡在一起過，那種滋味……那兩個死人絕對也想試試看！」美滿很有把握地這麼說。

（終）

